



監本五臣首註揚子法言卷八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淵騫篇

咸曰以君臣者率行則可勝道哉故

迪淵騫之次之重黎

仲尼之後迄于漢道

光曰今從

宋吳本迄作訖

德

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

將尊卑之條稱述

品藻

定其差品及文質也臣貴為不少矣然以

咸曰品歷世之淵騫為不可及而

冠章首有意哉子雲也

以知長爵之達弗逮乎廣道之尊乎或云是篇與重黎共序然

漢書有之疑非揚辭而班固實之未知其據  
焉。○祕曰論漢道以仲尼之後蕭曹名將以  
德行顏閔所以為品藻也。○光曰尊卑謂才德高下  
大哉賢哲所得各有。○差品一本無此序。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之。○祕曰據顏淵閔子騫

音鳥問今世曰寢。○咸曰孔子云由也升堂矣

何無其人。○曰寢未入於室也。○寢亦室也。○言

游夏諸子在室明入聖人之與者也。○祕曰

不當為不字之誤也。○名愈彭而道愈隆。○故曰

不寢。○光曰宋吳本作在寢。○今從李本言淵

騫之才今亦有耳。○但寢伏不為人所知也。○淵

或曰淵騫曷不寢。○咸曰言游夏之徒尚在室

著世何為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

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咸曰夫

真尚可至焉。○如顏閔則與聖人高飛冥冥而

絕者也。○其可慕乎。○故孟子云子游子夏子張

皆有聖人之一體。○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揚

子之論在於是。○邪巽風也。○勃勃輕迅貌。○祕

曰淵騫得聖人而師之。○譬如攀龍鱗附鳳翼

巽風以揚之。○勃勃然而與後之人不可及也。○

如其寢言其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

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咸曰揚以門

之也言淵騫為其絕游夏之黨得其奧七十  
 子亦被其淳道矧文章末業爾何難為哉  
 秘曰非止淵騫也至于七十二子皆日有聞  
 見所以學為賢哲君子也至於文章何足可  
 為哉文章謂若卜商序詩曾參孝經之類史  
 記曰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  
 經○光曰宋吳本作七十二子今從李君子  
 本言遊孔門者務學道德不事文章

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

皐陶以謨非絕德邪是皆德之殊絕○力絕

者何○秘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扑牛非絕

力邪皆以多力舉重崩中而死所謂不得其

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  
 王與孟說舉鼎絕續而死扑牛亦多力也呂  
 氏春秋曰遂擒推移大儀高誘云桀多力能  
 推移大儀因以為號○光曰扑牛謂以兩牛  
 相擊如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  
 扑手狀也若荆軻君子盜諸秘曰荆軻衛人

謂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秘曰燕太子刺

秦王以君子之道類之則請問孟軻之勇曰

大盜耳○光曰此諸盜賊

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

心於勇也其庶乎或人之問勇若衛靈公之

雲應以德義○秘曰養浩然之氣勇之魯仲

連傷而不制高談以救時難功成而不受爵

宦好持高游於趙會秦軍圍邯鄲魏使新垣

衍說趙王令尊秦昭王為帝而仲連挫之垣

遂非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遂辭

而去終身不復見傷猶倨慢也制猶整肅也

言仲連倨慢於爵利而不能整肅於官事也

○光曰宋吳本傷制作傷制作制介甫蘭相如

曰傷古蕩字制古制字今從李本

制而不傷時好義崇禮屈身伸節輔佐本國繁

趙惠王與秦昭王會澠池既罷歸以相如功

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羞不忍為之

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常引

車避匿嘗曰顧吾念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

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

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

鮮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相如門謝罪此

言蘭相如自屈如是欲整肅於官事而不倨

慢於爵利也○光曰音義曰傷與蕩同光謂

蕩謂逸其身心制謂拘於祿位仲連不以富

而不受爵

魏使新垣

連挫之垣

魯連遂辭

猶整肅也

於官事也

介甫蘭相如

以相如功

不忍為之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連傷而不制

高談以救時難

功成而不受爵

宦好持高游於趙

會秦軍圍邯鄲

魏使新垣

連挫之垣

魯連遂辭

猶整肅也

於官事也

介甫蘭相如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高談以救時難

功成而不受爵

宦好持高游於趙

會秦軍圍邯鄲

魏使新垣

連挫之垣

魯連遂辭

猶整肅也

於官事也

介甫蘭相如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功成而不受爵

宦好持高游於趙

會秦軍圍邯鄲

魏使新垣

連挫之垣

魯連遂辭

猶整肅也

於官事也

介甫蘭相如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宦好持高游於趙

會秦軍圍邯鄲

魏使新垣

連挫之垣

魯連遂辭

猶整肅也

於官事也

介甫蘭相如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會秦軍圍邯鄲

魏使新垣

連挫之垣

魯連遂辭

猶整肅也

於官事也

介甫蘭相如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連挫之垣

魯連遂辭

猶整肅也

於官事也

介甫蘭相如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以相如功

聞之常引

解以免固亦危矣。○光曰：阮苦雨切。置昌鐘切。幾音機。孔子稱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

已也。陽初仕梁，未為孝王所信，而觸機事，分取孝王之疑，故曰未信。而分疑以或。

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秘曰：無忌。信陵君魏異母弟也。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趙惠文王弟也。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也。春申君黃歇楚人也。問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

有益於國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

益乎？當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揚子譏之者，蓋論上失其政，故辯明之。○

竊國命。○光曰：洪範曰：臣無有作福作威，四

豪聚私黨以專國政。擣里子之智也。使知國

故曰：姦臣竊國命。擣里子之智也。使知國

如知葬則吾以疾為老。龜秘曰：擣里子名疾。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卒葬于渭南章臺之

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

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言使其知國

家未來之安危，亦如別葬則其神智如著龜

周之順報以成周而西傾。咸曰：昔周武王都

即西周也。至幽王以犬戎亂平，王東遷于洛

即周公所營之。王城是謂成周，亦曰東周也。

秦都咸陽在西，而報王為秦所滅，故曰西傾。○光曰：宋吳本作周之傾報。今從李本音義。曰：諸本皆作順報。順靚王及報王也。俗本作傾誤也。史記作慎靚王索隱作順靚王。或是慎轉。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顯秘曰：四

十四年秦惠文始稱王至昭襄王五十一年  
乃滅周時秦都雍州西山在焉而東滅周故  
曰東并本紀曰文公卒孰愈并誰優○祕曰  
葬西山○光曰并音併孰愈并誰優○祕曰  
或者以子雲不與秦故曰周也羊秦也狼曰  
問西傾東并誰為優曰周也羊秦也狼曰  
周衰弱如羊然則狼愈歟勝於弱乎曰羊  
秦強暴如狼然則狼愈歟勝於弱乎曰羊  
狼一也過猶不及兩不與也○咸曰言周以  
異而不道一也○祕曰夫湯武革命順乎天  
而應乎人者以道德易暴亂者也今秦以暴  
虐易微弱而民不安堵何愈之有  
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  
可為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

而屍有餘患不足相也相助也雖盡一身之  
所以務民之義○咸曰秦已并天下乃使蒙  
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起  
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里又始皇欲遊天下乃  
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後始  
皇卒胡亥立與其弟蒙毅俱為趙高所害吞  
藥而死司馬遷謂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  
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  
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庚傷者未瘳而恬為  
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  
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  
不亦宜乎今揚旨與遷同故備載之以見始  
末光曰李本屍作死今從宋吳本塹七豔切  
洮士刀切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  
相息亮切

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

呂不韋陽翟賈人也出千金以助子楚子楚既立不韋相之○祕曰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秦子楚質於趙不韋曰此奇貨可居故曰人易貨○光曰捐千金而得子楚曰誰

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雖聞列封先笑後

竄流○祕曰不韋仕不由道用貨財而佞於華陽夫人以取顯位終乃家屬徙蜀飲鴆而死是微取國權以易宗族

呂不韋之盜穿窬○光曰貪國權而喪其宗

之雄乎非盜如其道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

見雒陽也維陽不韋所封國也揭維陽而行

伺慢藏而得之豈徒擔石乎○祕曰穿窬者

顏色而取之維陽之封是其雄也子楚立是

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光曰窬音踰擔都濫切

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為也長平之戰四十萬

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

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為奚何○咸曰

武安君前後伐韓魏斬殺甚多昭王四十七

年與王齕伐趙圍其將趙括於長平既殺趙

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乃挾詐而盡

坑殺之故揚以為不仁○光曰用將所以救

亂誅翦問王翦○祕曰王翦穎曰始皇方獵

六國而翦牙欵咀噬用牙言其酷也欵者絕

語歎聲○祕曰言翦之助惡

七



也牙款謂切齒而怒也款怒聲太史公曰王翦為秦將夷六國○光曰款烏開切翦為之

牙以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要離曰

吳人棄家而為國疑其曰離也火妻灰子以

反於慶忌實蛛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者

臣子死節乎君親之難也離自平人而焚燒

蜘蛛之詐為吳仇讎求信於慶忌反而刺之若

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闔閭欲殺王子

其灰走見慶忌以劔刺之譬如蜘蛛之螫毒

於人而靡死也焉可為義哉靡披靡而死也

音○光曰宋吳本螫作螫今從本本音誅螫

靡爛也政也里秘曰聶政軼深井為嚴氏犯韓

刺相俠累曼面為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

之義也俠累韓相名也○秘曰嚴仲子事韓

失游齊交聶政政後仗劍至韓刺殺俠累因

自鉞面决眼自屠出腸遂以死其姊曼如韓

之言市伏尸哭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曼無也

認且欲全其姊者也小爾雅曰曼無軻也問

軻也○秘曰荆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元之圖

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咸曰燕太子丹

世傳... 欲以報秦先是秦將樊於期得罪亡入燕太子丹受而舍之秦購樊於期首金千斤邑萬家荆軻謂太子丹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以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得以報矣於是說樊於期於期遂自刎軻乃與秦舞陽盛於期首函封之及求天下利匕首與秦督亢之地圖至秦秦王聞之喜乃見於咸陽宮軻奉於期首而秦舞陽奉地圖秦王發圖窮而軻以左手持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揜之秦王驚自引而起軻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秦王左右遂焉可謂之義也前殺軻矣○光曰亢音剛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為也

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

夫秘曰張儀魏人也蘇秦雒陽人也俱事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於是張儀相秦蘇秦相

六國乃投縱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谷關十五年問

是道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尚權變聖人不

取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欲讀仲尼之

也曰甚矣鳳鳴而鷲翰也咸曰鳳鳴謂孔子

辯曰行也○秘曰鷲擊也鄒陽曰鷲鳥累百○光

曰然則子貢不為歟言子貢亦游說抑齊破

儀秦非道則子貢學孔子矣不為之乎○光

世傳... 儀秦非道則子貢學孔子矣不為之乎○光

曰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考其年與  
事皆不合蓋六國游說之士託為之辭太史  
公不加考校因而記之揚曰亂而不解子貢  
子亦據太史公書發此語曰亂而不解子貢  
耻諸說而不富貴儀秦耻諸其義高耻游說  
而不富貴其情下○祕曰子貢之志在解於  
禍亂儀秦之志在求於富貴苟求富貴則無  
所不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蘇秦佩  
至矣以抑彊秦張儀入秦而復其衛後破山東  
印咸曰迹不蹈已者蹈踐也言儀秦之才術  
超卓自然不踐循舊人之迹○祕曰儀秦雖  
同術豈非才乎秦則務縱橫儀則務解之二  
人之迹各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  
不相蹈

任佞也巧言近佞不以才也○光曰宋吳本  
作昔在任人帝而難之不以才矣今從李本  
任音壬難讀如字佞者口才也舜謂知人安  
民惟帝其難之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  
孔壬揚子言驩堯之徒能以巧才乎才非吾  
言惑聖人其才亦不在人下矣才乎才非吾  
徒之才也○祕曰儀秦之才非元凱之才美行  
也○光曰口才君子所不貴美行

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避秦之亂隱  
居商山不朝

高祖而從太子帝客禮之○祕曰行人所不  
能四皓也○光曰角廬谷切或作角音同

言辭婁敬陸賈尉佗為漢臣又作新語高祖  
婁敬說高祖都關中陸賈說

善執正王陵申屠嘉○呂后欲王諸呂陵執意  
不從免陵乃得封之文

之善執正王陵申屠嘉○呂后欲王諸呂陵執意  
不從免陵乃得封之文

帝佞幸鄧通至使慢禮嘉折之又晁錯犯意  
嘉奏誅錯○光曰宋吳本(正)作政今從李本  
折節周昌汲黯高祖欲易太子周昌面爭以  
相沒黯面折弘於上前以為弘諛不忠○  
曰折節言其能降也夫彊直之人降則為亂  
若二公者天姿彊直而守儒袁固申公守正  
能乃降其折節可尚矣  
以得臯於竇太后后使入園擊彘申公守正  
以事楚王卒為楚王所烹此二公終不屈其  
道○秘曰袁固生以治詩孝景帝時為博士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袁固生問老子書固曰  
此是家人言耳須之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  
免申公以詩經為訓及趙綰王滅謂天子欲  
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  
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

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實太  
后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申公以疾免災異  
董相夏侯勝京房董仲舒夏侯勝京房或問  
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曹參奉隨於後不失  
光曰非蕭不能規非曹不能隨  
二人協心共成漢道其賢等耳滕灌樊鄴曰  
俠介滕公灌嬰樊噲鄴商此四人前後輔夾  
高帝為沛公時而夏侯嬰灌嬰樊噲鄴商皆  
已從之為持衛也○秘曰滕公夏侯嬰灌嬰  
樊噲鄴商皆俠剛介之士易叔孫通曰斬人  
曰介如石焉○光曰介助也  
也叔孫通秦博士避二世之亂遇高祖起兵  
從之天下既定還復從儒見事故疾秘曰

也叔孫通秦博士避二世之亂遇高祖起兵  
從之天下既定還復從儒見事故疾秘曰

世孫通采古禮與秦儀雜著漢儀簡牘之人

也。稟猶贖也。說文曰：贖，璞也。西京雜記曰：子

雲好事，常懷金提幣。光曰：袁盎曰：忠不足而

雲才敢。十廉七豔。三切關。袁盎曰：忠不足而

談有餘。而景帝斬是錯。以謝七國。實挾私怨。

不足也。諫遷淮南。晁錯曰：愚。晁錯曰：愚。晁錯曰：愚。

得行其說。智而不能自明。朝服斬於東市。○

祕曰：晁錯知七國之彊。不奉辭伐罪。而請削

乃為袁盎之所中。而不能預言。古之愚也。直

晁錯有焉。○光曰：音義曰：天復本。愚作由。忠

今從諸家。錯知諸侯太彊。必為亂。故削之。而

七國尋以身死。東市不若生。父偃從諸侯所

欲分國邑。侯子弟而諸酷吏曰：虎哉虎哉。角

侯自弱也。故以錯為愚。酷吏曰：虎哉虎哉。角

而翼也。詩外傳云：無為虎。虎翼將飛。入邑擇

人而食。此以酷吏猶虎。而角翼者。言暴之甚

也。○光曰：不仁之人。而得勢位。如虎之得角

翼。貨殖曰：蚊。咸曰：孔子云：賜不受命。而貨殖

殖。聚歛。聖人之所疾也。漢書稱揚子。不汲汲

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無甔石之儲。晏如

也。今或人為蠱。聚人而求。生可鄙。惡者也。貨殖

之徒。兼并。聚歛。非義。是存亦所謂。聚人而求

生矣。祕曰：貨殖之人。折毫顧利。微而食人。其

猶蚊。曰：血國三千。使將。疏飲水。褐博沒齒。然

也。咸曰：揚。既以蚊。賤貨殖。或以是言難之也。

世德堂刊  
將使其飯疏食飲水被褐終年而已乎言衣  
食僅給而不能富庶也今下無咎文者蓋揚  
鄙其不諭教而疆見難故不對之也三千國  
者昔禹會塗山執王帛者萬國於商周之世  
已漸并之矣故至漢但可三千而已舉大較  
也褐博者孟子云褐寬博謂獨夫之被褐者  
沒終也齒年也○秘曰揚恐未論故再釋之  
曰貨殖之心若蚊自務經飽而血視三千之  
國使將疎飯飲水衣褐博之表沒其年齒而  
後已也齒齡也按周一千八百國而漢郡國  
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云三千者蓋貨  
殖之人倍取於國且言其多歟○光曰李本  
作沒齒無愁也今從宋吳本蚊下曰衍字褐  
毛布也褐博以褐為寬博之衣也三千言其  
衆也言貨殖如蚊嗜民之血  
或問循吏曰吏  
使之皆貧困以終其身也

也鄭子產公儀休孫叔敖之徒○游俠曰竊

國靈也徒○咸曰荀悅云立氣勢作威福結

私交以立疆於國者謂之游俠此云竊國靈

也遷載游俠竊國之威靈以為之疆○秘曰靈福

○光曰國之所以能為國者以在上者執號

令御其下如人倂幸曰不料而已籍儒鄧通

王孫李延年之徒○咸曰料度也夫倂幸者

日以寵進位非才升憑乎城社卒蹈機弄亦  
不度者也○光曰不自料其才德不稱其寵  
祿而貪竊之以取禍敗此皆論太史公書所  
載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行

世德堂刊  
易子來

舍藏功陳平之無悞內明其畫外無違悞

○光曰李本悞作悟今絳侯勃之果諸呂立

代王果霍將軍之勇秘曰光摧燕上官之筆

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漢初定倉

卒之際則權應當時苟以救世不能與稷契

伊周同風未終先王之禮樂○秘曰言此數

公既立功之後以禮樂自終則社稷臣矣○

光曰言雖兼數公之才業不能修禮樂以成

謂之社稷之臣也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通

欲知此二人用心誰近聖人曰仲舒欲為而

之道○秘曰誰近社稷之臣曰仲舒欲為而

### 不可得弘容而已矣

利用安身○秘曰仲舒

外之故不可得也禮樂志曰時上方征討四

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又曰未有

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

發憤而增歎也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

背其約以順上旨是取或問近世名卿曰若

容而已何暇禮樂哉惟存公平無阿於意○

張廷尉之平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

其所謂平矣○秘曰張釋之為廷尉不族盜

宗廟御物者執法之平也賈曰張釋之守

法雋京兆之見雋不疑當昭帝時有人自稱

疑後至取而治之乃巫成尹扶風之絜尹翁歸清

廉有節不王子貢之介王子貢名尊成帝時

被滋垢斯名卿矣將既聞名卿曰若條侯之

貴戚咸曰周亞夫也守謂守細柳光曰壁

守昌邑不救梁以弊吳雖有詔書亦不從長

平冠軍之征伐秘曰長平侯衛青冠軍侯博

陸之持重秘曰博陸侯霍光贊曰臨大節可

謂名將矣請問古欲良將曰鼓之以道德

猶益贊禹而有苗格秘曰以道勝者帝以

德勝者王帝王之兵前無敵孫子五教之計

一曰征之以仁義咸曰猶常武所謂既敬既

道惠此南國秘曰荀卿

曰桓文之節制不可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

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

古之膚使其猶劣諸膚美也咸曰張騫嘗

往兩為匈奴所得留騫十餘歲然騫持漢節

不失後亡歸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

二人得還蘇武嘗使匈奴中單于說武令降

武不聽單于怒幽武真大窖中絕不與食又

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羶武既至海上杖

漢節牧羊卧起持操節旄盡落留匈奴凡十

九年至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得

歸故二人雖古之美使所不及矣光曰沒

身者久留匈奴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



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咸曰揚邨朔

自發論也表則也蔑絕也謂朔之言行不純

一於聖人之師則如詠諧射覆隱語之類也

故宗聖之風立教之書絕而不傳今觀朔嘗

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數萬言又有封太山

貴和氏璧及皇太子生棋屏風平樂觀賦諸

篇頗存蓋于雲惡其雜而不取之也○秘曰

顏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光曰朔

言行駁雜所師表者不能純壹其流風遺書

皆蔑然無或曰隱者也咸曰或見楊之短朔

足觀也或曰作或問今從李本曰昔之隱者吾聞其

語矣又聞其行矣而重易六爻箕子隱

於殷朝而為周陳洪範接輿之在楚而歌鳳

兮○咸曰吾聞其語又聞其行者如夫子所

謂作者七人之義也言隱道當如此七人者

秘曰問其聖賢之言行○光曰言皆不然

或曰隱道多端咸曰或言隱之道多曰固也

咸曰固實也言隱道如朔者亦其一也

實多端故陳之于下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

咸曰揚邨朔

之言行不純

語之類也

今觀朔嘗

有封太山

觀賦諸

秘曰

光曰朔

流風遺書

或見楊之短朔

昔之隱者吾聞其

文王拘於羑里

箕子隱

而歌鳳

如夫子所

言皆不然

言皆不然

言皆不然

言皆不然

隱也咸曰子貢仲連亦然○秘曰有文而不

時故依隱玩世不足貴也昔者箕子之漆

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罹害

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咸曰彼

猶為行道立教而干於時如楚狂箕子去而

隱以避害言隱雖有此數端而朔不可以及

是○秘曰此皆多端也箕子為之奴孔子曰

殷有三仁焉而有聞著乎洪範接輿佯狂孔

子下欲與之言而有聞著乎歌鳳是皆多端

之甚者而其道純正羅一本作離○光曰二

子皆晦迹以避害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

過聖人則自顯

也咸曰言朔既不及此曰應諧不窮正諫穢

德由此四應諧似優咸曰應諧謂

倡郭舍人不窮似哲咸曰問則輒應如射覆

隱語者吳本哲作智者似智惠○光曰正諫似直蓋諫

出莫能窮者上林斥董偃請焚甲乙帳者○秘穢德似隱

日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似峭直穢德似隱

更娶婦似隱迹請問名曰談達惡比誰知

○秘曰朔之名也談也達也何為倫比談一

本作諷字光曰宋本作請問名字達吳本作

請問名談達今從李本音義引漢書朔談達

多端不名一行或問朔所為當何以名之揚

世德堂刊

子謂朔談諧敢達  
之人耳惡音烏  
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

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坐

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

乎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同依隱玩世飽食安步以仕易農此滑稽之雄者也

○咸曰言朔非夷曠而尚取容依約其隱玩

弄於世但滑稽之雄者而已何所比哉○光

曰李宋吳本皆云非夷尚容依隱玩世其滑

稽之雄乎按漢書具載揚子之言恐諸家脫

悞也今從漢書滑稽音骨言朔依託隱者以玩世

侮世人以詭譎欺時人不逢逢取禍也滑稽

多智貞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此問發於東方朔也

咸曰或以揚之短朔疑朔與惠同道故舉之

為請○秘曰朔既非隱則柳下惠降志辱身

言中倫行中慮豈非朝隱曰君子謂之不恭

者也○光曰朝直遙切曰君子謂之不恭

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

餓顯不獨高祿隱未為下今發高下之談蓋

有厲乎素食○咸曰揚以或人用朔比惠故

舉孟軻不恭之言以非柳下惠又以其惠隘

不恭二者雖皆不可然推而取之寧以伯夷

餓顯為高終以柳下惠祿隱為下故曰古者

高餓顯下祿隱猶奢寧儉易寧成之義爾亦

所以短朔也○光曰餓顯謂夷齊妄譽仁之

賊也妄毀義之賊也褒善義以貶惡而妄以

世德堂刊 易之卷

受譽加人是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乎

傷仁義者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乎。

流俗合乎汗世眾皆說之以為是而不可與

入堯舜之道者德之賊也。孔子惡似而非者

孟軻論之備矣。○光曰鄉原謂所至之鄉徇

衆隨俗求媚於人者鄉訕謂所至之鄉喜造

謗訕使人或問子蜀人也請人蜀人曰問曰有

畏其口者。或問子蜀人也請人蜀人曰問曰有

李仲元者人也。蜀有嚴君平然君平已顯仲

也。李仲元名弘見秦宓傳。○光曰人者蜀其

之賢人也。仲元事見常璩華陽國志尤詳其

為人也。奈何。猶曰奈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

身。光曰。累良偽。切不以爵。曰是夷惠之徒歟。

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隨時之義治亂若

之美而無盜與不恭之失從眾如是則奚名

而不害於義則可害於義則否。如是則奚名

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

之絀臣惡乎聞。餓夫夷齊絀臣柳下惠也。○

禽即柳下惠也。言夷惠得仲尼譽之。曰王陽

名始聞。○光曰。絀與黜同。惡音烏。曰王陽

貢禹遇仲尼乎。咸曰。王吉字子陽。事宣帝為

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捨同

也。元帝即位遣使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

卒。禹後為御史大夫。此言李仲元不遇仲尼

則名不彰而王陽貢禹之顯豈遇仲尼乎。○

世德堂刊 易子卷 七

光曰言王貢力學絜已而曰明星皓皓華藻

名著海內豈必遇仲尼也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耀

之力也歟也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耀

也曰若是則奚為不自高元何不言仲曰皓皓

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星著天而後天下

賢德而後名顯也仲元雖有子欲自高邪子

行德俟命而已○秘曰仲元之不仲元世之

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咸曰貌端故聞其言

者愀如也咸曰言正故聞者愀然謹○光曰

觀其行者穆如也咸曰行温故但聞以德詘

人矣咸曰詘人者使人而從已德也○光曰

宋吳未聞以德詘於人也咸曰詘於人也○

光曰言仲元德能仲元畏人也言可畏敬○

心服而畏之○或曰育貴言夏育孟貴亦使

孟賁皆衛人言其勇力亦人曰育貴也人畏

其力而侮其德咸曰非心請條問其目也曰

世德堂刊

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  
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  
謂言不慚行不耻孔子懼焉  
○秘曰孔子之所畏憚之如視不視聽不  
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八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九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君子篇

咸曰以淵騫道亞諸聖自非君子曷克然故次之淵騫

君子純終領聞

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於終而有令名也○秘曰君子

子之道純而終之受其令聞○光曰領即定切聞音問君子既樂善以終又有令名聞於

後世者以立蠢迪檢押猶隱括也言動則由言不朽故也

於檢押○咸曰迪當訓為蹈履之蹈檢押猶法度也言動必履蹈於法度○光曰檢押當

作檢押押旁開聖則秘曰則法則也○光曰

戶夾切○聖人誤君子秘曰君子小人在人所為而已

之法法言之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

是非或曰問君子曰以其弼中而彪外也也

也何以能然文也積行內滿文辭外發○光曰湖般之揮

普耕薄萌二切學成道充言動皆美

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

必有稱也咸曰般羿之斤矢精之至也君子

揮斤后羿之激矢猶如君子之言行素習於

內發中繩準○光曰般音班申丁仲切稱尺

證切稱者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

得事之宜柔於義也剛仁愛大德故柔屈其心節義大

仁故柔金性則義故剛○秘曰木性則

光曰柔於愛人剛於去惡或問航不漿衝不

齋有諸衝樓航不挹漿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

周於小乎光曰言有大志曰斯械也君子不

械械器也航衝之器無所不施○咸曰君子

航衝無所不施反矣○光曰器械或問孟子

適於一用君子明道無施不可

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咸曰允信也蹈行也言孟子於要言與或曰德非惟苟且而知之亦能信而行之

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

異於孔子者也祕曰知所知之道○光曰以其小知立異於孔子之道

孟子異乎不異道同仲尼也或曰荀卿非數家之

書悅也彈駁數家悅合於教○光曰宋吳本悅作脫今從李本音義曰悅佗括切

可至于子思孟軻詭哉譏此則乖詭○咸曰也孫孟軻之師也荀子有非十二子之言亦兼

非子思孟軻此言非它數家則偶脫可矣至

于非軻似則邪詭也○祕曰荀卿非十二子若惠施鄧析之徒則脫異聖人之道已至于

子思孟軻不異者也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

而異戶也同出二門而異其戶同述一聖而

之道而所見惟聖人為不異前聖後聖法制不能無小異

終也祕曰純牛玄駢白晬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

君子全德色純曰晬○咸曰宗廟之牛貴純

中禮則可升諸廟矣所以君子亦貴純全其

德今荀卿學聖人之道而非孔子孟亦不粹矣

○祕曰韓吏部曰大醇小疵此之謂歟○光曰宋吳本牛玄駢白晬作粹今從李本粹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與粹同

世憲堂刊



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君子於玉比德焉禮記論玉備

矣。咸曰隊衆也言玉之德衆乎不可盡形

容之。○秘曰淪猶澤也玩猶珍也廉稜也隊

乎猶言垂之如隊其惟以德不可形狀。○光

曰玩當作利音完謂廉而不劇隊直類切隊

與墜同謂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

垂之如墜使牛捕鼠雖大無施。○光

小用之猶牛鼠也曰周而不泰謂禮儀周備

而無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

大海秘曰爾雅曰江河淮濟為四瀆它人之道

者西北之流也網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

漢秘曰西北之流水經夷貉而不返或向東

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孔云沱東行。○光曰言諸子之道雖時有小

用而非順正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

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實錄不隱故可採

雖雜尚有禮樂儒學之說於聖人之道可取

焉。○光曰今之所以知古淮南鮮取焉爾浮

後之所以知先史不可廢淮南鮮取焉爾浮

虛妄不可承信。○秘曰太史公實錄猶如魯

史舊文聖人將有取焉以正褒貶淮南劉安

之書雜而不典少有可採。○光曰鮮息淺必

切空言雖辯博而駁雜迂誕可取者少

世憲堂刊

也儒乎光曰聖道乍出乍入淮南也或出經

外篇雜說乍出乍入雜而不純者論道文麗用

寡長卿也咸曰司馬相如文賦雖麗而寡於用

多愛不忍子長也史記敘事但美其長不貶

之學不專純於聖人之道至於滑稽日者貨

殖遊俠九流之技皆多愛而取不忍棄之

祕曰不可以垂世立教者司馬仲尼多愛愛

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仁史魚為直蘧伯玉

為君子之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咸曰非

類亦多愛

傳或人既聞揚子上論淮南子長之言愛奇

而雜故因駭之而為問也言甚矣彼傳記之

書不果純於聖人之道也祕曰古者詩三

千餘篇孔子刪定取止乎禮義者三百一十

一篇而已是愛義也子長史記至於滑稽日

者刺客貨殖之類皆不忍去是愛奇也或人

曰甚矣淮南子長之道也言曰不果則不果矣

苟非所能自可耳咸曰言今人之不果純

於聖人之道者尚可導而果之如淮南子長

皆已沒矣其書皆已行矣安可道而果之哉

誠為不果純矣祕曰內不果純文亦不果

道人以巫鼓不巫鼓猶妄說也妄說傷義甚於

矣而巳乃復奇談誣以自發巫鼓不學為高通故

揚子既吐觸情之談又發巫鼓之義咸曰

世無堂刊

夫巫左道者也言彼之書非徒不果純於聖人之道而已今大行於世復使人學之得其雜說如左道之巫以鼓動其事或夫衆者也如淮南游仙化金之說鼓動未俗使其學之非左道而何也○光曰音或問聖人之言炳義曰天復本人作又並闕

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吁者駭聲丹青初則炳爻則渝渝乎哉丹青初則炳聖人之言久而益明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咸曰言五經支離萬事錯綜○祕曰天有一定之高有常也聖人無可無不可多曰聖人固多變天縱之也○光曰聖人志道乘常隨時應

物如天之陰陽五行變化無窮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

聖人以妙外往諸賢以方中來○祕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也○光曰行下孟切下同六子皆學於孔子而未達其本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盡其變通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所以應無方也○咸曰此論六子猶孟軻

所謂子張子游子夏得體而微之謂也夫天多變然後有倫天變隱於萬有常聖變布於五經而化而難知故曰天則

變○秘曰夫天之高也及其變則二氣推移

四時更迭三辰運行萬物生瘁不為少也

光曰言天之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

也秘曰或人聞多變之語不達其歸趣恐聖

相違或曰子未覩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

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

秘曰時有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

于理咸曰高者水之礙故避之則流雜者聖

失其正理君子好人之好善也而忘己之好

則通矣則通矣

若也小人好己之好而忘人之好物物

足也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而忘人之好物物

識彼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而忘人之好物物

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

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

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秘曰禮退而退秘

義退日孳孳而不知勸者也光曰勸與卷同

則退日孳孳而不知勸者也光曰勸與卷同

當作退而進言不以祿位之進退務或曰進

進於道德而已故下文云請問退進

退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為

進後名也而天下鮮儷焉也也曰人不堪其憂回

愚而回也不愚是以退為進少有其偶曰好

學不倦是或曰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若然曰

謂聖人不遁于世不離于羣是必退也曰必

則必退於道者何故小之先曰揚子曰必

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必苟退也苟進則貪祿

○秘曰輕於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進退不

者君子也咸曰猶仲尼之於魯也用之則

攝相事而輔夾谷淫女樂廢脯胙則歌之而

行○秘曰進之退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

之惟禮義所在

等貴賤何如懼者畏義也此章有似駁莊子

旨者遂往而不反所以辨之思各統其所言

之旨而兩忘其言則得其意也○秘曰人有

如莊生之齊物者何如曰作此者其有懼乎

光曰莊列之論如是曰作此者其有懼乎

秘曰非聖人者無法懼有誅戮之責作此齊

物之論然後以夷曠為妙達曰道家流當然

也禮曰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

故作此論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

以自寬

聖人為囂囂秘曰夫死生異理貧富殊塗貴

以道家遂以係表遠去忘言得意稱其齊一

世德堂刊  
是言則吾以聖人六經之旨為囂囂之虛語  
耳。○光曰：囂許驕切，人好生惡死，苦貧樂富，  
重貴輕賤，乃其常情。聖人因之以設勸沮，立  
政教，若信然齊等，則聖人號令典謨，徒囂囂  
然煩。○**通天地人曰儒**。道業深奧。○秘曰：陰陽  
言耳。○**通天地人曰儒**。剛柔仁義之道，始於太  
極，成乎五行，主於至神，運於六子。**通天地而**  
管於聖人，是謂通之。其名曰儒。**通天地而**  
**不通人曰伎**。伎，藝偏能。○秘曰：知天地之變  
以數是不通於聖人之數，而不知其所以變所  
旨。若子之道，名曰伎藝。**人必先作然後人名**  
**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人理云云：萬物動靜無  
曰：若求仁而得仁，○光曰：作為善惡而人  
以善惡名之，自求禍福而人以禍福與之。人

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人。而人亦愛之。  
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人。而人亦敬  
之。自愛仁之至也。○秘曰：韓吏部曰自敬禮之  
至也。○秘曰：曲禮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  
者也。○秘曰：未有不自愛敬於人而人愛敬於  
以自敬也。○光曰：敦仁所以自愛也隆禮所  
敬也。○**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  
**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生物性之壽，其質  
仁者之壽，死而不亡，名無窮也。○咸曰：故顏  
氏之子年雖夭而仁不能窮之也。○光曰：龍

世德堂子

龜鴻鵠性自壽耳人則為仁然或問人言仙

後能保其壽孔子曰仁者壽曰吁吾聞伏犧

者有諸乎欲求之故問焉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

城之北祕曰魯城之北孔子葬所也言伏羲

葬於畢孔子葬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

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祕曰彙類也仙者皆

實者也光曰借使有仙亦如或曰聖人不師

龍龜等非人類所能學也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耻一物之不知

仙人之於天下耻一日之不生光曰言聖人

者道不同故也聖人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

死也咸曰名惡名也實善實也言今之為仙

今為天下笑非惡存而善死者乎祕曰神

則降年盡而死耳故曰實死光曰安或曰

期美門徒有其名而人未嘗見實死也或曰

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歟

惟囂囂能使無為有之咸曰仙本無也而盧生

逞者孰能祕曰囂囂然方士之虛語爾囂

士德堂子

易子卷九

十一

喜妄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咸曰言無以

說曰無用有與無非問也咸曰謂之有謂之無

問為問本無此理無而問問也者忠孝之問

地之問本無此理無而問問也者忠孝之問

也言惟問忠與孝之事耳忠臣嘗嘗於事君孝子及

不惶惶暇咸曰忠臣嘗嘗於事君孝子及

孝之人何暇問無益之或問壽可益乎曰德

事乎○光曰惟修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

光曰惟修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

也牛德而言顏回冉伯曰德故爾咸曰庸以長

言復甚也○咸曰言假令顏行之殘冉行之

有德故不朽爾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

言復甚也○咸曰言假令顏行之殘冉行之

則斯命亦不能加之殘賊曰殘賊或壽曰彼妄

也君子不妄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

咸曰禮云庶人曰死死斯盡也死則盡無所

聞矣如殘賊者安得不朽哉彼言不朽者乃

欺妄也彼問亦以長生為壽揚對終以不朽

為答○秘曰殘賊之人妄生於世爾豈有不

朽之壽哉君子不妄生者也○光曰君有生

子修德以俟命不為殘賊而真得妄壽有生

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因論

神仙



世德堂子  
之事遂至原始要終以盡死生之說也。○秋  
曰夫春生則秋殺陽始而陰終亦猶人也。豈  
有使之然哉自然之道也。○光曰天常春而  
不秋日常朝而不暮則人長生而不死矣。  
君子忠人况已乎小人欺已况人乎。夫至人  
存諸已而後存諸人者言乎其真然後可  
以訓物况乃其身之不論又安能論諸人哉。  
光曰盡誠  
於人曰忠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九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十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孝至篇 咸曰人道之大莫大乎孝孝道之全  
莫全於終故啓之手足沒且誠焉豈

易量哉法言始於學  
而終於孝理亦粹矣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

於四表之歡心 言尊祖考安神靈故先王以  
孝治天下也。○祕曰寧神奉

宗廟也夫孝始於寧親終於天下之歡心其  
道甚大。○光曰神者祖考之神大孝宜若周

公譏孝至秘曰夫學所以開明也故為其終動天地

然鬼神者莫速於孝乎○光曰

論孝及至德因叙漢室之盛曰

孝至矣將欲言其義所以歎其

至德要道○秘曰先王之至德

無所不該聖人不加焉

德也○秘曰該備也

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父母子之天地歟

天懸象地載形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

父受氣母化成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

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裕足也

地疑脫其非○感曰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

其報故能饒裕於萬物而萬物不能饒裕於

天地也○光曰裕謂饒益優厚也揚子設為

疑問以明天地則能裕萬裕父母之裕不裕

矣養父母自以為足者乃不足也

故親以生育之恩饒裕其子則子也以孝養

之德饒裕於親若夫但樂生育之裕不能全

孝養之裕則不為裕矣故曰裕父母之裕不

不足者其舜乎

所以愈裕而不

事父母自知

不足者其舜乎

世德堂刊

夫失所以孝不可得而父者事親之謂也

養之裕也。孝子愛日無須更懈於心。○秘曰

不可不知。孝子愛日其心無懈。○光曰木欲

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孝子有祭乎有

待故孝子養親惟日不足。夫能存亡形屬荒

齋乎。祭嚴齋敬孝子之事。夫能存亡形屬荒

絕者惟齋乎。亡形復存荒絕復屬者謂祭如

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秘曰見其居

所著謂思。是以祭不賓。夫齋者交神明之至

而見之。所為齋者禮記論之備矣。而發斯談者有慨

乎時也。○咸曰祭不賓者孝子盡精極思而

存夫親何暇乎賓之接也。○秘曰專乎所人

親。○光曰賓謂敬多而親少。如待賓客。人

而不祭豺獺乎。獺猶有所先人而不祭豺獺

之。不。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生事愛敬

若也。○秘曰問今世須死生盡禮方可謂能。曰石

子乎。○光曰此問答不類。疑下有脫文。曰石

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

無是父秘曰萬石君石奮少子建皆以馴孝

世德堂刊

易子卷

三

當如堯之為父舜之為子。咸曰子雲方論孝至而遽以萬石君父子。非傷君臣之道。輕孝至之。蓋所以重孝至而謹君臣。天子之重莫大乎孝。未有天子而無父也。故自孝君行之於上而臣行之於下。則四海莫不孝矣。四海皆孝則忠臣得矣。故曰求忠臣於君臣亦明矣。有旨哉。子雲也。學者辨之。曰與堯之無子舜之無父。不若使堯為父而舜為子。不必兩也。堯子丹朱不肖。舜父瞽瞍頑。雖有如無。○美。子有含菽絜而致滋美。曰父子俱聖尤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偽如之何。豆也。○咸。

曰言人有自含食其菽絜。被絮而能致滋甘之味。美麗之服於其親。思以為孝。或非之以為偽。何如也。○光曰。絜於盆切。含菽非食。絜絮惡衣。曰假儒衣書服而

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咸曰。言設有人

儒也。如彼之自薄而厚於親。儻乎不輟。則亦

可為孝矣。三月者。時一變也。天時且變而已。

不變。是為儒矣。○祕曰。已欲孝斯孝矣。已

欲儒斯儒矣。誰其非之。○光曰。服或曰何以

處偽。咸曰。問何以見其偽者。○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謂偽。咸曰。禮云。道不可斯

離其身。可離非道。

世德堂刊 易子卷二

也所以君子慎其獨矣故有人則修而作觀  
之無人則輟而止之非偽而何君子耻之觀

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所視其所以觀其不為

名之名其至矣太上以德自自然之美非至而

彰至為名之名其次也力行近仁斯亦次矣

行爲次也光曰畏惡或問忠言嘉謨曰言

名慕善名猶有所耻或問忠言嘉謨曰言

合稷契之謂忠謨合臯陶之謂嘉光曰言不

正道佐其君或曰邵如之何咸曰邵猶繼也

者皆非忠嘉或曰邵如之何咸曰邵猶繼也

陶者如之何而可。祕曰邵高也欲高之則

如之何光曰問稷契臯陶道高不可及奈

何曰亦勗之而已臯陶者當勗勉其道而已

庫則秦儀鞅斯亦忠嘉矣庫下也此所以微

王莽之將相者。祕曰勗勉也庫下也言人

欲自高則勉行而已如其庫下而不能自勉

則秦儀鞅斯亦可謂之忠嘉矣蓋言其自足

也。光曰庫音婢若嫌論太高而卑之則陷

入於祖堯舜之道皇今祕曰夏殷周之道將

詐矣今將大而延其光今二帝三王光延至今

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平水

殷周以其伐聖德同而禪代異者隨時之義

也此又寄言以明其旨焉五

世德堂刊

君應乎天順乎人王莽違乎人逆乎天○

或曰食如噎言精細也○光衣如華服文也朱

輪駟馬光曰宋吳本於此有金朱煌煌無已

泰乎秘曰受天子之金朱煌煌然無乃已泰

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言當不由其

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銀亦泰矣綸如青絲繩

半通之銅皆有秩嗇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

也言不由其德而佩猶為泰矣况滔天乎○

咸曰綸青絲綬也諸本註皆作青絲繩蓋傳

之誤也○光曰綸古頑切又音倫李宋本通

闕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五謂仁義

曰勉勉勵○咸曰能一勉而修則五得或曰

力有扣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咸曰言

者能扛鼎揭旗夫智德亦有曰百人矣此力

能之乎○光曰揭渠列切曰百人矣百人

便能德諧頑嚚諧和也頑讓萬國禹也知情

天地與天地合其德知鬼神之情狀○咸曰

與智形不測神惟聖人能形容之謂百人乎見

其形而不能測其量非百人之倫也○咸曰

此子雲黜力而尚德者也○

秘曰知天地之

六

情其形不可測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禋  
豈百人可敵乎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禋  
也○光曰順提是宜讀如媿爾雅曰媿媿安  
敢問

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  
順而安其上明而光其上舜之為臣也王莽之事  
漢則傾覆其上篡位居攝則暴亂其下也○

也○光曰光謂能顯忠或曰聖人事異乎咸  
遂良安謂能順美救惡

言聖人亦以曰聖人德之為事則無異德盛異  
妖異為事乎曰聖人德之為事則無異德盛異  
亞之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

修其德何見異而修德者末也咸曰猶太戊  
異之也

後修非上德矣故為之末焉○秘曰失本末  
於常德災異乃見修而讓之事在末後

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咸曰猶桀紂本末  
不修其亡忽焉○光曰災異應天地之得斯

時君之德故以德為本異為末天地之得斯  
民也

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與  
萬物齊生而最靈者也班固曰夫人聰明精  
粹有生之最靈斯民之得一人也

故曰得斯民咸曰言斯民之衆在得一人而  
治之一人也○秘曰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

孔一人之得心矣一人之責在得民心而後能長久也故受有

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所以亡矣○又曰貌言視聽

志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又曰貌言視聽

以心為主故一人之得心矣○又曰貌言視聽

民而成功故天地之所以得君也○又曰貌言視聽

道者所以得其道者在君也○又曰貌言視聽

心也吾聞諸傳○又曰貌言視聽

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又曰貌言視聽

老則不貪而有德彌高是孔子之徒歟○又曰貌言視聽

者雖聖人何以加焉○又曰貌言視聽

得師力行老則詐偽篡奪○又曰貌言視聽

故揚子寄微言而歎慨焉○又曰貌言視聽

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又曰貌言視聽

無始歟音義曰天復本寧作○又曰貌言視聽

愈今從李本孰寧寧為誰曰寧先病而後○又曰貌言視聽

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又曰貌言視聽

也終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為大○又曰貌言視聽

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又曰貌言視聽

治故曰小謂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又曰貌言視聽

寡治衆也○又曰貌言視聽

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又曰貌言視聽

之得一心矣○又曰貌言視聽

俊深識聖義是俊傑也○又曰貌言視聽

知哲於聖人之道俊哲也○又曰貌言視聽

秀穎德行之○又曰貌言視聽

也○又曰貌言視聽

也○又曰貌言視聽

也○又曰貌言視聽

也○又曰貌言視聽

也○又曰貌言視聽

也○又曰貌言視聽

也○又曰貌言視聽

也○又曰貌言視聽

也○又曰貌言視聽



謂洪禾之秀其穎猶人之洪其道也禾秀穎

穎於德行洪秀也光曰知哲當為哲知言

哲能知聖人之道不溺於異端智之俊者也

秀謂林秀能修德行使君子動則擬諸事事

穎出於衆秀之德大者也

則擬諸禮咸曰擬非作疑或也擬據也言君

子不妄其動乃據事而後動不偽其事乃據

禮而後事○祕曰凝成也君子不妄動動則

成於事事則成於禮凝一本作擬○光曰吳

本擬作疑今從李宋本擬度也動則度其事

之可否事則度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

於禮為是為非

羣言之長德言也咸曰謂由德而言羣行之

宗德行也咸曰謂由德而行或問泰和咸曰

平和樂之道○光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

及詩温温乎其和可知也發號出令而民說

二典詩小大雅見唐虞成周之盛信泰和矣

光曰言千載之後觀其詩書猶温温然和

樂况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

習治也咸曰習積習也言由成王來積習齊

桓之時緼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緼亦亂也

桓公會諸侯于陘楚遣屈完如師以觀齊觀

齊之盛因而求盟桓公退次召陵與之盟以

世德堂刊

禮楚也。○秘曰：緼亦亂也。言齊桓之時，下陵上替，而春秋美邵陵之會，能服楚也。習亂亦謂習見亂世之事。按僖公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邵陵。左傳無美之文。子雲據公羊而**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傷悼○咸曰：太平言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之民追歎舊亂。○秘曰：習見治世之事，觀始亂則傷之。始亂謂幽厲之時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衰，詩厲傷之。○光曰：先儒多以爲周道衰，詩習亂人本諸在席，關雎作故揚子以爲始亂。習亂則**好始治也**。治○咸曰：習見亂世之俗，喜安少治則好之。始治謂邵陵之盟也。公羊傳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荆以此爲王者之也。事**漢德其可謂允懷矣**。允信懷至。○秘曰：漢也。

人○光曰：允謂信及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四夷懷謂遠人來服。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

**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

**焉**。○明此奕世之所致而莽一旦行詐以取之。

矣。而歷世少及焉。此所以明漢興者天之本也。黃支南蠻去合浦日南三萬里，大夏西戎

去中華一萬二千里，東鞮北女未詳。或傳寫之誤。當言北鞮，東女匈奴謂漢曰：若鞮自曰

呼韓邪。後見漢帝爲孝慕之，故皆爲若鞮。哀帝建平四年，烏昧留若鞮單于上書願朝。是

也。東夷有東女國。西羌別種也。西海有女國。故云東女國。○光曰：鞮都奚切。鮮悉淺切。鞮

蓋東夷國名。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芒芒大芒也。

古德堂刊 易子卷一

芒作荒荒今從宋吳本芒謨皇切武義璜

璜兵征四方次也咸曰如商周之代以兵伐

四夷者次也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

師無次也宗夷者四方羣夷也咸曰猾亂

言五霸六國然也四夷之族猾亂中夏動蹈

蠢動也迪蹈也言四夷之族猾亂中夏動蹈

我邊疆而犯王人又屈國喪師焉無禦戎之

次也光曰蠢動迪蹈也中國微弱四夷交

侵騷動蹈藉天下之民辱國喪眾無次言麟

最下也此汎論王者御夷狄之道然也麟

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咸曰言帝世泰

鳳師師而多德之至也秘曰泰和之百官

皆如麟鳳之時儀儀然有義師師然眾蓋其

至也光曰儀儀師師皆和螭虎桓桓威多

整尚德之貌以喻德服四夷螭虎桓桓威多

咸曰桓桓嚴也言王世鷹隼戔戔攫撮急疾

以武戔禍亂嚴不失正鷹隼戔戔攫撮急疾

穢暴也言疆霸之世未至也未合至德咸

專為兵詐暴而欲殘世未至也曰言桓桓威

比之帝世泰和則皆未至也秘曰非泰和之

百官皆如螭虎鷹隼之時桓桓武貌穢然

驚飛貌於其道未至也光曰穢財干側或

板二切相相武貌以喻用兵威服遠方或

曰訥訥北夷凶訥訥喧曉之貌又音被我純績

純績績盡帶我金犀犀金印珍膳寧鋤鋤

光曰績音會帶我金犀犀金印珍膳寧鋤鋤

世德堂

翎其口也。咸曰：不亦享乎？嫌禮胡如此大

言安然而饗珍膳。南單于也。被我純績之衣。

其口不亦施饗禮之盛乎？南單于呼韓邪願

為蕃蔽而漢賜之冠帶衣裳黃金璽太官御

食之類。光曰：享當作亨，亨猶泰也。謂宣曰：

昔在高文武實為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為北

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如言

此不可不以盛禮待之也。祕曰：高祖圍平

城，文帝不雪憤辱之耻，孝武亟與邊略實

為兵主矣。至宣帝時，呼韓邪來，臣稱北藩，扞

禦北虜，蓋漢神靈之祐，豈可不享之哉？光

曰：為兵王者，謂高帝得天下之後，文帝武帝

承平之時，兵所以不得息者，正以匈奴之故

也。今幸而得其臣服，豈可不厚撫？龍堆以西

之使，離叛愛小費而就大患乎？龍堆以西

白龍堆也。大漠以北，鳥夷獸夷，夷者郡勞

王師，漢家不為也。皆在荒服之外，不為郡屬

之漢家不為也。光曰：鳥夷獸夷，言其如朱

鳥獸郡勞，王師漢家仁明之主，所不為。郡元帝

厓之絕捐之之力也。朱匡南海水

征之賈捐之，以為無異禽獸也。棄之，不

足惜，不擊不損，威元帝聽之，事在漢書。否則

介鱗易我衣裳，易我衣裳之民也。光曰：朱

匡島夷故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殷富明道

云介鱗使民信之致帝者之用光曰極成天地

信義使民信之致帝者之用光曰極成天地

之化使粒食之民光曰粒食謂祭也晏也文樂

未晏和柔○秘曰祭享于鬼神不亦饗乎受實

然明盛晏然安和○秘曰祭享于鬼神不亦饗乎受實

其福也○秘曰民神之主也民之豐阜則神饗

其祀也○光曰此言王者不應疲弊中國與

遠夷爭○光曰此言王者不應疲弊中國與

雄也○光曰此言王者不應疲弊中國與

勞功曰日一日勞考載日一日猶日日也曰

功也周而復始以成其歲故曰功○光曰載事

也天運行不息是其勞也成造化之事是

其功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言於人事則

也天為君四時行一日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

物生以喻其勞也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

則逸無功可名於道則勞運轉機衡○咸曰

言人君之道各有其官已弗親之故於事則

逸然修德不暇日愈新之故於道則勞○秘

息也理萬事臣也而君道則勞矣以其修行不

君則垂衣端拱而百姓又安是其事逸也天

則陰陽往來生生日新君則求賢訪道一日

萬幾是其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

道勞也漢公王莽也或以此為媚莽之

則過於阿衡言或以為言遜之為也吾乃以

則過於阿衡言或以為言遜之為也吾乃以

則過於阿衡言或以為言遜之為也吾乃以

則過於阿衡言或以為言遜之為也吾乃以

則過於阿衡言或以為言遜之為也吾乃以

則過於阿衡言或以為言遜之為也吾乃以

則過於阿衡言或以為言遜之為也吾乃以

則過於阿衡言或以為言遜之為也吾乃以

則過於阿衡言或以為言遜之為也吾乃以

則過於阿衡言或以為言遜之為也吾乃以

則過於阿衡言或以為言遜之為也吾乃以

則過於阿衡言或以為言遜之為也吾乃以

則過於阿衡言或以為言遜之為也吾乃以

則過於阿衡言或以為言遜之為也吾乃以

則過於阿衡言或以為言遜之為也吾乃以

世德堂刊  
為箴規之深切者也稱其漢公已前之美爾  
然則居攝之後不貶而惡可知也揚子所以  
玄妙也發至言於當時垂忠教於後世言哉  
天地而無慚教關百代而不耻何遜媚之有  
乎。宗元曰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咸  
曰成王幼太甲昏勢亦殆矣然周公居叔  
父之尊伊尹當阿衡之重二公可取而不取  
卒以忠勤復辟而正之夫舉其可取不取之  
因明其不可取而取之則子雲之罪莽亦  
大矣。○秘曰自周公以來未有如王莽而謂  
之美也。惟是折節力行勤勞之事則欲不止  
於阿衡明其篡也伊周聖人之居師保者漢  
公王莽也懿美也過謂不止也班固曰莽知  
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主其姦心  
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子雲因假也故  
以伊周為言。○光曰法言之成蓋當平帝之

世德堂刊  
世莽專漢政日以欺臣民附已者進異已者誅  
以惑太后下以欺臣民附已者進異已者誅  
何武鮑宣亦猶薛方云堯舜在上下有巢由  
也當是之時莽猶未篡人臣之盛者無若伊  
周故揚子勸以伊周之美欲其終於北面者  
也。或曰揚子勸以伊周之美欲其終於北面者  
之。大臣任社稷之重者社稷亡而死何也曰國  
向使揚子據將相之位不過郎官朝廷之事  
而不死良可責也。今位不過郎官朝廷之事  
無所與聞奈何責之。以必死乎夫死者士之  
所難凡責人者當先恕已則可以知其難矣  
或曰揚子不死可也何為仕莽而不死。曰知  
莽將篡而去者龔勝是也。莽聘以為太子師  
友卒不食而死。揚子名已重於世苟去而隱  
處如揭日月潛於蒿萊庸得免乎。或曰揚子

不去則已何必譽莽以求媚豈厭貧賤思富  
貴乎曰昔晉袁宏作東征賦不序桓彝陶侃  
猶為桓溫陶胡奴所劫僅以敏捷自免况揚  
子作法言品藻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而獨不  
及莽莽能無耻且忿乎此杜預所謂吾但恐  
為害不求益也且揚子自謂不及汲於富貴  
不戚戚於貧賤始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  
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薰賢同官當成哀平間  
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  
雄三世人徒官此豈非言行相副之明驗乎  
古今之人能安恬如此者幾希而子乃疑其  
求媚而思富貴不亦過乎使揚子果好富貴  
則必為莽佐命不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  
在劉甄之下矣

其庶矣乎

子言人民衆多富盛也。宗元曰揚  
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

半耳。咸曰子雲雖學極陰陽然亦不當逆  
知漢祚方半也。夫中天者猶中興也。蓋子雲  
觀莽之強篡而立復暴殪如是天下思漢德  
未已。知赤氏之運未去。必有中興而王者言  
庶幾乎近也。故後十餘年光武果定。豈非驗  
乎。○祕曰子雲上稱漢德之允懷。中言王莽  
之不正。下言漢載之中天。是觀民思漢德莽  
為不道。必有中興之義。且明德之不可已也。  
如是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  
禮明之也。子雲曰。漢二百年。一十載而中  
德明之也。是知子雲其聖人之徒歟。漢高祖  
元年至孺子嬰。二年凡二百一十四年。自王  
莽稱建國元年。至獻帝。延康元年。凡二辟靡  
百一十二年。○光曰。庶幾於治也。辟靡

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

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

言若盡此諸美以濟勉人者無

美唐虞之世也。咸曰勉當為免字之誤也。

言後之中興者能修漢之辟靡學校禮樂與

服之未修者能復井田之未復者能措刑辟

之未措者以是道而化天下復免人事邊之

役則唐堯如矣。○秘曰漢之中天惟是盛德

之符設使行辟靡校學禮樂與服之事復其

井田象刑勉勵其人役於百執事者則唐堯

之治矣。夫子刪書始于唐堯而子雲法言

以是終之。蓋百王之表則也。○光曰容為

之容飾表表其尊卑役用也用唐堯故事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十





